

原来，她有个月亮般清澈的名字

□ 华明娟

早年的大部分西瓜都带着饱满的籽，种在老家的庭院里就能长出西瓜苗来。当然，比天井大不了多少的庭院，就算松了土，施了肥，也很难结出十多斤重的大西瓜。我爷爷家人口多，吃的西瓜都是郊县的农民开着卡车到城里来兜售的，一买就是一麻袋。

晚饭后，是一大家子人吃西瓜的隆重时刻。奶奶会把一颗十几斤重的大西瓜“咔嚓”一切两半，刀尖在西瓜的中央勾勒着，接着一挑，四四方方的一块西瓜心便被挖了出来。一个大西瓜也就挖出两块西瓜心，它们被端端正正放到一只蓝边大碗里，端给爷爷。然后，奶奶才把余下的西瓜切片，分给我们大家。

少了西瓜心的每一片西瓜都是残缺的，就像城墙挖出了一个缺口。我、妹妹以及叔叔家的孩子都眼巴巴瞅着爷爷碗里的西瓜心，觉得那就是一只西瓜的全部精华。

它们没有令人讨厌的籽，因为糖分的聚集微微起了沙，肉眼可见的透亮。

为什么爷爷每次都理所当然地独享西瓜心呢？我问叔叔，他说，咱这座老宅中的5间瓦房、青砖铺地的院落，以及院子里的水井、花木，都是当年爷爷一个人在外辛苦工作，克勤克俭，一砖一瓦盖起来的。

爷爷挣钱，奶奶持家，他们齐心协力拉扯大两儿三女，帮助他们立业成家。因此，在奶奶心目中，爷爷是天一般的存在。奶奶已经习惯了“最好的东西先归爷爷享用，多余的能力分给大家”的思维方式。

然而，我们3个小孩却始终觊觎爷爷的两块西瓜心。于是，一天晚饭后刚收拾完毕，趁着奶奶去厨房洗碗，大家“公派”我去跟爷爷陈述好东西应该大家一起分享的理由。

我说：“爷爷，你每天只吃西瓜心，不知道西瓜的滋味其实是分层次的，比如有

籽的地方不起沙，吃起来脆爽爽的。还有，我们比赛着将籽准确地吐在搪瓷盘里的声音，好有意思。这些，你都没有享受到啊。”

爷爷笑起来，告诉从厨房里出来的奶奶：“把西瓜切开。”

这天，奶奶把西瓜心端到爷爷跟前，爷爷却把碗递给了我，说：“你们3个小孩去吃吧。”他从有窍口的西瓜中找了一块啃起来。奶奶看得莫名其妙，可一家之主的爷爷已经这样发话，她也就没说什么。

我们3个小孩挤在蓝边碗上，贪婪地享受西瓜心清甜的凉气。接连几天都是这样，直到我们3个小孩一致认为，西瓜心的滋味也一般化，远没有我们之前憧憬得那么美妙。看到年纪大了的爷爷，每每被籽卡到，咳个半天才吐出来，我们把装着西瓜心的蓝边碗还给了爷爷。

那天，爷爷端着西瓜心，思量片刻，叫了一声“倪云清”，把蓝边碗递给了我的奶奶。我们这才知道，原来奶奶是有名字的，她的名字像月亮一般清澈皎洁啊。

奶奶有点不知所措——这是结婚五十多年来，爷爷第一次连名带姓称呼她，不是“老伴儿”，不是“娃他奶”。倪云清，这个名字埋在了她带大了儿女又带孙子的劳作中，埋在五十年洗洗涮涮的操劳中，埋在对家人有求必应却从来无视自己的需求中。

我的爷爷，仿佛在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婚姻里，终于看到了系着围裙、半弯腰身、任劳任怨的倪云清，以及这个名字闪动的微弱光芒。

奶奶并没有独享西瓜心，她仍是切开它们，分给了我们每个人。不过这一次，她自己也尝了其中的一小块。

《半月谈》

最美秋日诗词 祝君秋安！

立秋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第13个节气，秋季的第一个节气。在自然界，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萧瑟成熟。立秋是古时“四时八节”之一，民间有祭祀土地神，庆祝丰收的习俗。还有“贴秋膘”“咬秋”等习俗。

8月7日，立秋。一叶落而天下知秋，“秋”在今天立起来了。尽管蛙还在鼓噪，蝉还在鸣唱，风依旧悄悄在一片叶子上写下秋的诗歌。一片叶子见全局，一丝凉风知秋至，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对立秋独有的感知。

《立秋》

南宋·范成大
三伏熏蒸四大愁，
暑中方信此生浮。
岁华过半休惆怅，
且对西风贺立秋。

诗人面对一年的时光已经过半，既不伤感又不失意，而是迎着凉爽的秋风，由衷庆贺秋季的来临。

诗人说，立秋之日，天气转凉，戴楸叶、咬秋瓜，嚼赤豆、服井花，洗澡闷闷，安排笑口，以欢愉的心情迎接金秋的到来。



《沁园春·长沙》

现代·毛泽东
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。
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；漫江碧透，百舸争流。
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
怅寥廓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

携来百侣曾游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
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
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。
曾记否，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？

整首诗虽是写寒秋，却无一丝萧瑟之感，反而有一种巍峨、博大、壮阔的崇高美，诗中恍若有豪气要喷薄而出，一切景语皆情语，可见诗人心中的胸襟和抱负。

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，诗人相信自己必定要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读来让人心潮澎湃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尺寸年华，就该轰轰烈烈，戎马半生。

《秋词》

唐·刘禹锡
自古逢秋悲寂寥，
我言秋日胜春朝。
晴空一鹤排云上，
便引诗情到碧霄。

刘禹锡的《秋词》有两首，这一首是最为豪情壮美的。全诗宛如一幅色彩亮丽的秋日美景画卷，带给我们强烈的视觉冲击，秋之开阔，秋之自由，秋之绚烂，秋之壮丽，尽在诗句里一览而尽，全篇激荡着一股雄浑的气势，让人称绝。

此诗不过四句，却一扫古来逢秋而悲的固化情绪，让我们领略了秋日里别有诗情的壮丽图卷，令人一读而身心沸腾，堪为佳作。尤其是诗人逢人生低落之际，不以为苦，反而极端乐观从容，豪情满怀，这种人生态度就很值得一看。怀一颗从容的心看世界，行走于天地间，处处都是美好。

《秋思》

唐·张籍
洛阳城里见秋风，
欲作家书意万重。
复恐匆匆说不尽，
行人临发又开封。

秋风又起，吹落了游子的家书。思乡之情太重，写信都不知如何下笔。

信写好了，又担心言不达意，拆开看了又看，才交给送信人。春去秋来，岁月如流，游子漂泊。回忆儿时，茅屋三椽，老梅一树，高枝啼鸟，小川游鱼，如今，物是人非，空留落寞。

(来源：网络)



暑去凉来好个秋

□ 胡新波

生白露、寒蝉孤鸣。

实际上过了立秋，气温不会那么快降低，“立秋不立秋，还有一个月的好热头”，在南方的老家夏天还得持续个把月，用爱人的话说就是秋风至而夏未眠，加之这个时节风雨少，天气也更酷热，说是“秋老虎”可是一点都没错。

吃西瓜是立秋的习俗，在《津门杂记·岁时风俗》中有载：“立秋之时食瓜，曰咬秋，可免腹泻。”小时候母亲会在立秋时分，叫上全家人一起“咬秋瓜”。

有些地方解释立秋“咬秋瓜”，是想通过西瓜咬住秋天的凉意，呼唤秋天的到来。但在我家“咬秋瓜”却是做了别解。母亲在大家吃完西瓜后把红瓢刮干净，再把黑绿的外皮切掉，白里透红的西瓜皮剥成细条，佐以酱油、蚝油、小葱若干，又是一道夏日的风肴。

晒秋也要注意把作物的壳种和杂质区分开来。爷爷坐在板凳上抽着旱烟，奶奶一边忙活着一边碎碎念：

“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东西分清楚了就不会乱。”二十年过去，现在想来，奶奶这晒秋里也藏着些学问哩！

一茬秋雨一茬凉。爷爷现已过世6年，女儿也近6岁。窗外雨丝轻打檐台，秋虫的吟唱缓慢悠沉。这一场秋日的神思穿透了暖春和酷暑，只见梧桐树上飘落一片黄叶……

瓜菜半年粮。农人家院子里不兴种花养草，填饱肚子才是大事。犹记得立秋前后，院子里，奶奶忙着把瓜果蔬菜晾在簸箕上、挂在墙面上、系在屋檐下。这些农作物红的黄的绿的，看着晃了眼却给人以踏实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奶奶说这是秋收以后的晒秋，把作物的水分晒干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，不然就要发霉长芽，辛苦一季打了水漂。

晒秋也要注意把作物的壳种和杂质区分开来。爷爷坐在板凳上抽着旱烟，奶奶一边忙活着一边碎碎念：

“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东西分清楚了就不会乱。”二十年过去，现在想来，奶奶这晒秋里也藏着些学问哩！

一茬秋雨一茬凉。爷爷现已过世6年，女儿也近6岁。窗外雨丝轻打檐台，秋虫的吟唱缓慢悠沉。这一场秋日的神思穿透了暖春和酷暑，只见梧桐树上飘落一片黄叶……

来生长。走过一大片稻田，在田野的中间，我也看见了一棵孤独的树，因为孤独，所以能恣意地伸展着枝叶，长得像一把又大又粗又圆的伞。

在现实生活里，我知道，我应该学习迁就与忍让，就像那些密林中的树木一样。

可是，在心灵的原野上，请让

我，让我能成长为一棵广受日照的大树。

我也知道，在这之前，我必须先要学习独立，在心灵最深处，学习着不向任何人寻求依附。

【独木】

可是，我如何能做到呢？如何能不寻求依附？

在我的心里，不是一直有你吗？

你是一艘小小的张着白帆的船，停泊在我心中一个永不变的港湾。

我对你永远有着一份期待和盼望。

在年轻的时候，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，我无所事事，也无所畏惧，只因为我知道，在我的生命里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。挫折会来，也会过去，热泪会流下，也会收起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的，因为，我有着长长的一生，而你，你一定会来。

今天，阳光仍在，我已走到中途。在曲折颠沛

【翠鸟】

夏日午后，一只小翠鸟飞进了我的庭园，停在玫瑰花树上。我正在园里拔除杂草，因为有棵夜百合花挡在前面，所以小翠鸟没看见我，就放心大胆地啄食起那些玫瑰枝上刚刚长出的叶芽来了。

我被那一身碧绿光洁的羽毛震慑住了，屏息躲在树后，心里面轻轻地向小鸟说：“小翠鸟啊，请你尽量吃吧。只求你能多停留一会儿，只求你不要太快飞走。”

原来在片刻之前还是我最珍惜的那几棵玫瑰花树，现在已经变得毫不重要了。只因为，嫩芽之后还能再生长，而这只小翠鸟也许一生中只会飞来我的庭园一次。

面对起这一种绝对的美丽，我实在无力抗拒，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来换得它片刻的停留。

对你，我也一直是如此。

【喜鹊】

在素描教室上课的时候，我看见过两只黑色的大鸟从窗前飞掠而过。

我问学生那是什么？他们回答我说：“那不就是我们学校里的喜鹊吗？”

素描教室在美术馆的三楼，周围有好几棵高大的尤加利和木麻黄，茂密的枝叶里藏着很多鸟雀，那几只喜鹊也住在上面。

《写给幸福》

□ 席慕蓉

无谓的惊扰，美丽的雀鸟就会安心地停下来，停在我们的身边。而你呢？你也是这样的吗？

【独木】

喜欢坐火车，喜欢一站一站地慢慢南下或者北上，喜欢在旅途中间的我。

只因为在旅途的中间，我就可以不属于自己起点或者终点，不属于自己任何地方和任何人，在这个单独的时刻里，我只需要属于我自己就够了。

所有该尽的义务，该背负的责任，所有该去争夺或是退让的事物，所有人世间的牵牵绊绊都被隔在铁轨的两端，而我，在车厢里的我是无所欲求的。在那个时刻里，我唯一要做也唯一可做的事，只是安静地坐在窗边，观看着窗外景物的交换而已。

窗外景物不断在变换，山峦与河谷绵延而过，我看见过那些成林的树丛里，每一棵树都长得又细又长，为了争取阳光，它们用尽一切委婉的方法

的道路上，我一直没有歇息，只敢偶尔停顿一下，想你，寻你，等你。

雾从我身后轻轻涌来，目光淡去，想你也许会来，也许不会，开始害怕了。

也开始对一切美丽的事物怜爱珍惜。不管是对一只小小的翠鸟，或是对那结伴飞旋的喜鹊；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快乐的心，或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；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，想你也许会在，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，而我没有察觉。

日子在盼望与等待中过去，总觉得你好像已经来了又好像始终还没有来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？

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像所有的人都一样老去的吧？总有一天，我此刻还柔软光洁的发丝也会全部变成银白，总有一天，我会面对着一种无法转寰的绝境与尽头；而在那个时候，能让我含着泪微笑地想起的，大概也就只有你只是你了吧？

还有那一艘我从来不曾真正靠近过的，那小小张着白帆的船。

名家散文